與元九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與元九書
作者：白居易　唐
815年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675》和《白氏長慶集/卷045》

月日，居易白。微之足下：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，凡所贈答詩僅百篇，每詩來，或辱序，或辱書，冠于卷首，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，且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。僕既受足下詩，又諭足下此意，常欲承答來旨，粗論歌詩大端，并自述爲文之意，總爲一書，致足下前。累歲已來，牽故少暇，間有容隙，或欲爲之，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，臨紙復罷者數四，卒不能成就其志，以至于今。今俟罪潯陽，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，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，開卷得意，忽如會面，心所畜者，便欲快言，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。既而憤悱之氣，思有所洩，遂追就前志，勉爲此書，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。

夫文尚矣。三才各有文：天之文，三光首之；地之文，五材首之；人之文，六經首之。就六經言，詩又首之。何者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，莫始乎言，莫切乎聲，莫深乎義。詩者：根情、苗言、華聲、實義。上自賢聖，下至愚騃，微及豚魚，幽及鬼神，羣分而氣同，形異而情一，未有聲入而不應，情交而不感者。聖人知其然，因其言經之以六義，緣其聲緯之以五音，音有韻，義有類，韻協則言順，言順則聲易入，類舉則情見，情見則感易交。於是乎孕大含深，貫微洞密，上下通而一氣泰，憂樂合而百志熙。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，垂拱而理者，揭此以爲大柄，決此以爲大寶也。故聞「元首明股肱良」之歌，則知虞道昌矣；聞「五子洛汭」之歌，則知夏政荒矣。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言者聞者，莫不兩盡其心焉。洎周衰秦興，採詩官廢，上不以詩補察時政，下不以歌洩導人情，乃至於諂成之風動，救失之道缺，於時六義始刓矣。國風變爲騷辭，五言始於蘇李，蘇李騷人皆不遇者，各繫其志發而爲文，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，澤畔之吟歸于怨思，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。然去詩未遠，梗概尚存，故興離別則引

雙鳧一鴈爲喻，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，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，于時六義始缺矣。晉宋已還得者蓋寡：以康樂之奧博，多溺於山水，以淵明之高古，偏放於田園，江鮑之流又狹於此，如梁鴻五噫之例者，百無一二焉！于時六義寖微矣。陵夷至于梁陳間，率不過嘲風雪、弄花草而已。噫！風雪花草之物，三百篇中豈捨之乎！顧所用何如耳。設如「北風其涼」，假風以刺威虐也；「雨雪霏霏」，因雪以愍征役也；「棠棣之華」，感華以諷兄弟也；「采采芣苢」，美草以樂有子也。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。反是者可乎哉！然則「餘霞散成綺，澄江淨如練」、「離花先委露，別葉乍辭風」之什，麗則麗矣，吾不知其所諷焉，故僕所謂嘲風雪、弄花草而已，于時六義盡去矣。唐興二百年，其間詩人不可勝數，所可舉者：陳子昂有《感遇詩》二十首、鮑防有《感興詩》十五首。又詩之豪者，世稱李杜，李之作，才矣，奇矣，人不逮矣！索其風雅比興，十無一焉。杜詩最多，可傳者千餘篇，至於貫穿今古羣縷格律，盡工盡善又過於李，然撮其《新安吏》《石壕吏》《潼關吏》《塞蘆子》《留花門》之章、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」之句，亦不過三四十首。杜尚如此，況不逮杜者乎！

僕嘗痛詩道崩壞，忽忽憤發，或食輟哺、夜輟寢，不量才力，欲扶起之。嗟乎！事有大謬者，又不可一二而言！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：僕始生六七月時，乳母抱弄於書屏下，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，僕雖口未能言，心已默識，後有問此二字者，雖百十其試，而指之不差，則僕宿習之緣，已在文字中矣。及五六歲，便學爲詩，九歲諳識聲韻，十五六始知有進士，苦節讀書，二十已來，晝課賦夜課書，間又課詩，不遑寢息矣，以至于口舌成瘡、手肘成胝，既壯而膚革不豐盈，未老而齒髮早衰白，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，動以萬數！蓋以苦學力文所致。又自悲矣家貧多故，二十七方從鄉賦。既第之後，雖專於科試，亦不廢詩，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，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，見皆謂之工，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。自登朝來，年齒漸長，閱事漸多，每與人言多詢時務，每讀書史多求理道，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，歌詩合爲事而作。是時皇帝初即位，宰府有正人，屢降璽書，訪人急病。僕當此日，擢在翰林，身是諫官，月請諫紙啓奏之外，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，輒詠歌之，欲稍稍遞進聞於上：上以廣宸聰，副憂勤；次以酬恩奬，塞言責；下以復吾平生之志。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，言未聞而謗已成矣！又請爲左右終言之：凡聞僕賀雨詩，而衆口籍籍，已謂非宜矣；聞僕哭孔戡詩，衆面脈脈，盡不悅矣；聞《秦中吟》，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；聞樂遊園寄足下詩，則執政柄者扼腕矣；聞宿紫閣村詩，則握軍要者切齒矣。大率如此，不可徧舉。不相與者號爲沽名，號爲詆訐，號爲訕謗。苟相與者，則如牛僧孺之誡焉，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。其不我非者，舉世不過三兩人：有鄧魴者，見僕詩而喜，無何而魴死；有唐衢者，見僕詩而泣，未幾而衢死；其餘則足下，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。嗚呼！豈六義四始之

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？抑又不知天之意，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？不然，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！

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，除讀書屬文外，其他懵然無知，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，一無通曉，即其愚拙可知矣。初應進士時，中朝無緦麻之親，達官無半面之舊，策蹇步於利足之途，張空拳於戰文之場，十年之間，三登科第，名入衆耳，迹升清貫，出交賢俊，入侍冕旒。始得名於文章，終得罪於文章，亦其宜也！日者又聞親友間説：禮吏部舉選人，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，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。僕悉然自愧，不之信也。及再來長安，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，妓大誇曰：「我誦得白學士《長恨歌》，豈同他妓哉！」由是增價。又足下書云：到通州日，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，復何人哉。又昨過漢南日，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，諸妓見僕來，指而相顧曰：「此是《秦中吟》《長恨歌》主耳。」自長安抵江西，三四千里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題僕詩者，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，每每有詠僕詩者。此誠雕蟲之戲，不足爲多，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。雖前賢如淵雲者、前輩如李杜者，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。古人云：「名者公器，不可以多取。」僕是何者？竊時之名已多，既竊時名，又欲竊時之富貴，使己爲造物者，肯兼與之乎！今之迍窮，理固然也。況詩人多蹇，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，而迍剝至死；李白孟浩然輩，不及一命，窮悴終身；近日孟郊六十，終試協律；張籍五十，未離一太祝。彼何人哉！彼何人哉！況僕之才，又不逮彼。今雖謫佐遠郡，而官品至第五，月俸四五萬，寒有衣、饑有食，給身之外施及家人，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！微之微之，勿念我哉。

僕數月來檢討囊裘中，得新舊詩，各以類分，分爲卷目：自拾遺來，凡所遇所感，關於美刺興比者，又自武德訖元和，因事立題，題爲「新樂府」者，共一百五十首，謂之「諷諭詩」；又或退公獨處，或移病閑居，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，謂之「閑適詩」；又有事物牽於外，情理動於內，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，謂之「感傷詩」；又有五言、七言、長句、絕句，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，謂之「雜律詩」。凡爲十五卷，約八百首，異時相見，當盡致於執事。微之，古人云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。」僕雖不肖，常師此語。大丈夫所守者道，所待者時。時之來也，爲雲龍爲風鵬，勃然突然，陳力以出；時之不來也，爲霧豹爲冥鴻，寂兮寥兮，奉身而退。進退出處，何往而不自得哉。故僕志在兼濟，行在獨善，奉而始終之則爲道，言而發明之則爲詩。謂之「諷諭詩」，兼濟之志也；謂之「閑適詩」，獨善之義也。故覽僕詩，知僕之道焉。其餘雜律詩，或誘於一時一物，發於一笑一吟，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，但以親朋合散之際，取其釋恨佐懽。今銓次之間，未能刪去，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，略之可也。

微之，夫貴耳賤目，榮古陋今，人之大情也！僕不能遠徵古舊，如近歲韋蘇州歌行，才麗之外，頗近興諷，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，自成一家之體，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！然當蘇州在時，人亦未甚愛重，必待身後，然人貴之。今僕之詩，人所愛者，悉不過雜律詩與《長恨歌》已下耳，時之所重，僕之所輕。至於諷諭者，意激而言質；閑適者，思澹而詞迂。以質合迂，宜人之不愛也。今所愛者，並世而生獨足下耳，然千百年後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。故自八九年來，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，小窮則以詩相勉，索居則以詩相慰，同處則以詩相娛，知吾最要，率以詩也。如今年春遊城南時，與足下馬上相戲，因各誦新豔小律，不雜他篇，自皇子陂歸昭國里，迭吟遞唱不絶聲者二十里餘，樊李在傍無所措口。知我者以爲詩仙，不知我者以爲詩魔。何則？勞心靈、役聲氣，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，非魔而何？偶同人當美景，或花時宴罷，或月夜酒酣，一詠一吟，不知老之將至，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，又非仙而何？微之微之，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，脫蹤跡，傲軒鼎，輕人寰者，又以此也。當此之時，足下興有餘力，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，取其尤長者，如張十八古樂府，李二十新歌行，盧楊二祕書律詩，竇七元八絶句，博搜精掇編而次之，號「元白往還詩集」，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，莫不踴躍欣喜，以爲盛事。嗟乎！言未終而足下左轉，不數月而僕又繼行，心期索然，何日成就！又可爲之歎息矣。又僕嘗語足下，凡人爲文，私於自是，不忍於割截，或失於繁多；其間妍蚩，益又自惑。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，討論而削奪之，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。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，己尚病之，況他人乎！今且各纂詩筆，粗爲卷第，待與足下相見日，各出所有，終前志焉，又不知相遇是何年，相見在何地，溘然而至則如之何！微之微之，知我心哉！

潯陽臘月，江風苦寒，歲暮鮮歡，夜長無睡。引筆鋪紙，悄然燈前，有念則書，言無次第。勿以繁雜爲倦，且以代一夕之話也。微之微之知我心哉，樂天再拜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